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

于凌波

一、關於白蓮教的傳說

在明清兩代文人的筆記上，有許多關於白蓮教的記載，把民間傳說的白蓮教徒，或形容成呼風喚雨，法力無邊的法師，或記載成凶暴殘忍，罪大惡極的妖人。我們摘錄出幾段，來看看那時民間對於白蓮教的看法。

在明人吳循吉的「吳中故語」上，有一則「王文捕妖」的故事，故事開頭說：

「許道師、尹山之小民也！善房中術，以白蓮教惑人。欲鈎致婦女爲亂，有傳道者數輩，事之以神佛。遂鼓動一境，皆往從焉。」

故事繼續說：這個許道師，會以蜘蛛、蝎子、蜈蚣、蛇、壁虎等五種毒物，裝在甕中任其互相咬殺，留下最後一隻，加藥材配製一種邪藥，凡有婦女去朝拜求法的，就用這種藥浸水給求法的人洗眼，洗過眼的人進入佛堂，就可以看到鬼神的幻相，而許道師也藉此機會一一予以奸污。

後來事聞於都指揮使翁某，那時明朝政府查禁白蓮教甚嚴，這位都指揮使想藉機會立功，就大張旗鼓，帶了五百名官兵往捕，其實那個許道師目的只在詐財騙色，至此爲了活命，乃鼓動他的徒衆與官兵抗拒。最後當然敵不過官兵，法術也失了靈，被官兵捕獲了三百多人，「檻車解送京師……」。

在清人筆記中，有一本霽園主人寫的「夜譚隨錄」。有一則「白蓮教」。故事的大意說：京山富人許翁，爲子娶婦，妝奩豐厚，偷兒楊三覬覦了半年之久，沒有機會下手，後來新郎獲選拔貢，許翁親送其子入京，小偷楊三見許家男人出門，家中只有婦女，夜晚摸到許家，想藉機偷窃。

這時許家新娘子懷了孕，早睡。兩個丫環在燈下做針線，到深夜始就寢。丫環睡前「移燈几上，光明如晝」，楊三正待行動，「驀見房門自開，一人啓簾入，深目聳鼻、黑鬚繞頰、背負黃布囊、獰惡殊可怖。」楊三這時嚇得「屏息蜷縮」，見那黑鬚人燃了一炷香，插在兩個丫環的床邊，然後對熟睡中的新娘子唸咒。

新娘子「蹶然而起」，向那黑鬚人長跪。黑鬚人把新娘子放在床上，脫去衣服，自布囊中取出小刀剖腹取胎，取出胎兒的心肝，裝在一個小磁罐中，出房而去。

楊三看得又驚怕又忿恨，就跟踪那個人，到街上一旅店，店門半掩，那人「側身入扉、扉復闔」。楊三就在屋簷下坐以待旦。天亮，那黑鬚人果然負囊出門，楊三突起抱住那人大喊：「主人速來，爲汝擒得妖人矣！」就這樣把事情揭發了。

店主和住店的人都被叫醒擁上來，檢視那人布囊，囊中有七個磁罐，三個空的，四個「鮮血滿中，腥氣觸鼻。」圍觀的人大動公念，競揮老拳，那黑鬚人「忽瞑目大叱，衆拳到處，如觸木石，指節損破。」店主人倉卒之間破了他的妖法，縛送縣衙。審訊結果，那人是白蓮教，他們有同夥數人，在湘漢一帶盜取胎兒心肝配藥，以致「湘漢一帶，胎兒被剖者甚多，至此始得其故。」

故事的結尾是，縣太爺把那黑鬚人下入大牢，行文緝捕他的同黨，對楊三的處置，是打他三十大板，責其爲盜；又給他五十兩銀子，賞他捉到妖人。

清人紀曉嵐的「閱微草堂筆記」中，也有一則：

「康熙中，獻縣胡維華，以燒香聚衆謀不軌（註：明清史書上，常以「燒香聚衆」四字代替白蓮教。）……謀分兵爲二，其一臘燭熄了，他趕快再點燃，不敢再睡。過了一陣子師父回來了，責罵他何以使燭熄了，他強辯說沒有，師父大怒說：「你還強辯，剛才害我走了十多里的黑路。」類似這類神奇的事情極多。

後來這位師父的愛妾，竟與他的一個徒弟私通，他知道了，隱忍不說，也不動聲色，有一天這個徒弟到豬圈餵豬，一入豬圈，師父用手一指，那徒弟立刻變成了一頭豬，那師父隨即找屠戶上門，把這隻豬拖去殺了賣肉，後來這個徒弟的父母找到師父這裡，問兒子的下落，師父說他回家去好久沒有來了。另一個徒弟因知其事，暗中告知變豬徒弟的父母，父母控於官，知縣知道他會法術，不敢逮捕他，申報上官，上官派甲士千人，逮捕了他全家，裝入檻車，解送京師。

解送行列途經太行山，山中出來了一個巨人，高與樹等，目如盆、口如盆，牙長尺許，解送的官兵嚇愣了，這位師父在檻車中說：「此妖也！吾妻可以却之。」

官兵放出了他太太，他太太持戈去攻擊巨人，巨人怒，一口就把那位太太吞了下去。

檻車中的師父說：「既殺吾妻，是須吾子。」

官兵放出了他的兒子，他兒子照樣被巨人吞下去。

那位師父「且泣且怒曰：『既殺吾妻、又殺吾子，情何以甘？然非某自往不可也！』」

官兵不得已，又把這位師父放了出來，授以兵刃，巨人怒，一口就來與這位師父格鬥，打了半天，巨人抓住那師父送到口中，伸頸咽下，從容而去——就這樣，又被他一家人逃掉了。

以上這些故事是眞的嗎？老實說，恐怕多是道聽途說，以訛傳訛，再加以文人筆下的烘托渲染，就越說越神了。不過有一個故事確是眞的事情，那年元月，湖北宜都縣的白蓮教首領聶傑人，聯絡了枝江縣的白蓮教首領張正謨、劉鳴盛，兩地起兵造反，佔據了宜都縣的灌灣，二月，消息傳到鄰近的當陽縣，當陽縣知縣坐在大堂上對師爺差役們說：

「白蓮教在灌灣胸造反，與本縣這麼近，早晚要鬧到本縣來，我們要把縣裡的白蓮教抓起來，免得他們做內應。」

沒想到差役們竟當堂大聲嚷嚷：

「老爺，我們全是白蓮教，你還要抓誰啊？」

大老爺勃然大怒，桌子一拍：「胡說，你們要造反了！」

那差役頭兒也火了，指着縣太爺說：

「到現在你還要威風？造反就造反，有什麼了不起？」

大老爺下不了台，拂袖而起，想往後堂溜，却還嘴硬的喊叫：

「來人哪！把這般叛徒給抓起來。」

衆差役應聲而上，抓的不是差役頭兒，却把縣太爺給抓住宰了。

（一）

自本期起，連載于凌波醫師「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」一書，以饗同道，敬祈注意。

我從西藏來

喬因・聰巴　原著
沙千夢・黃心嶽　譯

由於我還要返回修曼寺，所以我不能夠在也加寺作太長時間的逗留。因此，我把授課時間提早在早上五時開始，一直維持到晚上才停止。

開始授課的第一個月比較困難，但隨後便走上了軌道。當我的助教覺得太過疲倦的時候，我就叫他們輪流休息。由於每天的授課時間加長，所以授課儀式在三個月時間左右，便得以完成。

在這三個月中，我的很多虔誠追隨者，送給我很多禮物。我的會計員負責處理這些收到的禮物，他要把大部份禮物交換成馬匹、牛、騾、羊等等，帶回修曼寺去供應寺院的需要。

我覺得他這樣做不大妥當。我認爲部份禮物，應該送給最有需要的人，其餘的就該用來換錢。

我的會計員堅決反對我的主意，他害怕我會不先通知修曼寺就逃走，他以爲如果我有意逃走，金錢和可以帶在身上的禮物，便對我最有幫助。

我和他的關係，因此弄得很差。

早在我們開始授課的時候，我們就聽到傳言說，有一大群難民，已經逃到了歌爾卡音。後來我收到卡庵德魯仁波切給我的一封秘密信，信裏說：「他希望見我，但不可以被其他的人知道。」

我覺得這件事至少要告訴也加土古道的秘密消息，竟然像火山一般，一下就傳了開去，所以當我離開的時候，大家都知道我要去的是那個地方。

卡庵德魯仁波切在我見到他的時候，已經拋棄了僧袍，他和他的隨從，都穿着普通的西藏衣服。這是我第一次覺察到一個人如果不穿他自己職責應穿的衣服時，人家對他的印象會是怎麼樣：他一看上去便顯得他在用西藏平民衣服來從事掩飾。

他告訴我說，他只對寺院各人說他出外作短期旅行，但事實上，他却是在逃走。不過，這個事實，他對他的秘書和幾位年長喇嘛都說過了。陪他一起出來的三十位僧人們，他們永遠都不會回去了。

與他同行的人中有一位是著名的瑜珈名師，名叫喬李，是他們靜修中心的領導人，另外還有兩位年輕的土古，他們的父母，却沒有一同前來。

卡庵德魯再次請我和他一起舉行請求啓示的儀式。這一次的啓示，竟和以前一次的同樣，也是指他應該毫不遲疑的立即起程前往印度，而且說他在途中有可能會遇到困難，同樣，他得到的啓示果然靈驗，因爲在他快要離開西藏的時候，中共曾經阻止過他，但最後他還是被批准了過境進入印度，而且還帶了行李，他們是唯一從西藏東部逃亡去印度，而成功帶着行李過境的一批人。

（卡庵德魯現在以難民的身份，留在印度。）

當我回到也加寺的時候，我發覺寺面。

啓示指出：如果卡庵德魯完全照着啓示所指示的行程時間表去做的話，就一定可以順利到達印度。

卡庵德魯一次又一次的叫我跟他一起逃走，但我覺得太多的工作要做，所以不可能現在就跟他走。

我告訴他我現在面對的難題，他說我應該自己作出決定，不要因爲他人而躭擱了及時逃走的機會。

我們彼此道別，希望能在印度再會。

我對他們說：「大家都似乎認爲我應該逃走，但他擔心如果我和大批人一起逃走的話，就很容易受到中共的懷疑。他知道，如果這區域的人們一旦知道我要逃走，他們會因爲對我的虔誠而追隨，全部都想跟我一起逃亡。

他希望我明白，我身爲一個受到很高訓練的土古，我的責任是該把學來的東西傳出去，教導他人。所以他說